



炉桥茶馆

郑心一

滁州炉桥镇的茶馆和别处的茶馆很不相同。一没有门面，二没有店招，三没有服务员。

我二十年前去的时候，六十多岁郑金升夫妇的茶馆正开得红红火火。东边日头没起，他们就要起来忙碌。不大的两三间屋里一字摆开四个煤炉，红堂堂的炭火将四个不锈钢水炊子里的水，顶得热气“噗噗”直冒。十几个一式的小方桌，被他擦得明瓦亮，整齐地摆在治溪大道的路两边，桌子中间摆放着洗净烫好的白色茶壶。小方桌是他专门找附近山里的木匠，用杂木打制的。这条治溪大道，原先是炉桥最繁华的马路，因为它一头连着炉桥火车站，一头连着炉桥中心街。后来，火车停开，这条路立时冷落了下来。

六点不到，喝茶的人便三三两两地来了。照例，一块钱一包茶叶，一块钱一碟葵花籽。这边茶叶刚入壶，那边郑金升提着水炊子立在桌边，迅疾，一股滚开的脆水，裹着热气，略带弧线，直泄壶中，碧绿的六安瓜片，连翻四五个滚，缓慢下沉，一股扑鼻清香，在熹微的晨光中袅袅飞腾。

第一个到的茶客，一边嘬着茶，一边磕着瓜子，一边和郑金升拉着呱。陆陆续续到来的茶客，也照例一包茶叶，一碟葵花籽，方桌前挨身坐下，又一包茶叶投壶，那边厢，郑金升赶紧续水。就这样，一个方桌，一人，两人，三人，四人……茶叶一包，两包，三包，四包……葵花籽一碟，两碟，三碟，四碟……和四五个白色的茶盏一起，紧紧地团结在桌子中央那尊白色陶瓷茶壶周围，六七十位茶客展开了他们新的一天。这看似散漫的茶桌，其实内里自有江湖，人望高、资格老的茶客，永远坐着那个市口最好的桌子，甚至坐姿方向都几十年不变。平时走得近、谈得来的，会聚在一起。也有单溜独坐的，一个人悄悄地来，悄悄地走，好像只是赴一场茶会。

当年，炉桥镇西边的菜场人气很旺，范家的茶馆就开在菜场里。因为兑菜贩菜的人来得早，所以，范家的茶馆开门更早，凌晨四点左右，兑完菜的人就来喝茶了，然后是卖菜买菜的茶客。与其他茶馆不同，范家茶馆还做“外卖”，为菜场的商户提供茶水，生鲜干货、肉案水产，一个个店门口，摊

点前，都摆放着方桌，一茶壶，一茶盏，一边生意，一边喝茶。

我曾经问过一位卖完菜前来喝茶的村民，你每天都来喝茶，一个月也是一笔不算小的开支，家里那口子没意见吗？他的回答是典型的炉桥方言：来喝茶的，哪个不当家呢？不当家，来喝什晃子茶呢？

周遭是一阵笑声。其实炉桥人早已对这种独特的喝茶民俗，积久成习，形成了心理上的依赖和认同，与当家与否关系不是太大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。不同的是，像郑家、范家这样的茶馆，经营的主人大都换成了他们的后辈，相同的是，每个茶馆依然茶客盈门。

炉桥镇的茶馆一共有二十多家，全部是没有店招，大都开在街巷深处的庭院里。现在，你只要顺着一个巷子走进去，看见一个门庭外边停满电瓶车，里面十有八九便是茶馆。

炉桥是个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古镇，它的兴起与三国时曹操南下东进伐吴有关，铸炉冶铁造兵器，是近两千年传说不绝的口述史。

炉桥、治溪、马场湖、马园、马道井，桥上桥，还有郑家营、张家营、十里营、塘北营……这么多地名，都指向当年曹操在这里厉兵秣马、锻甲铸剑的故事。

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，左手洛涧由东西来，南边绕镇而过，南边有马场湖，右手有高塘湖，西北边的一条窑河接洛涧之水，把高塘湖与淮河连通一体。当年洛涧与窑河的接驳处是个九十度的急弯，常年的流急旋深，在这里形成一个“龙潭”，水碧清甘冽，是镇上万户千灶炊饮的水源，人称“窑湾水”。大街上，曾经有过水车络绎、挑桶梭织的景象。

踏遍皖东，如炉桥之好饮者，别无二例。

大街上，偶有故友相遇，来不及喝茶，他会来到茶馆，购取一罐茶，一碟瓜子花生，置在茶案上，请你慢用，然后一拱手，转身出门入江湖。

炉桥茶馆里没有大烟袋，没有小戏，没有弹唱，没有网红，数百年间，一如往昔地平静开张，它只属于古镇，属于一辈辈古镇上的居民，浸润着生活日常，茶汤里有当下风景民谣，也有陈年里的风物旧事。

行走

巢湖之滨

日月

同事是巢湖人，平时十分喜欢钓鱼，常常邀我一起去他家乡的叉河、野塘进行野钓。偶尔也借“野钓”之名，云游巢湖山水间，品尝美食。不走不知道，一走方知自己多么孤陋寡闻，居然不知身边还藏有这么丰盛的人文景观和饮食文化。巢湖历史悠久，文化厚重，人杰地灵。上千年的古镇甚多，有肥西三河古镇，有肥东长临河古镇，有巢湖黄麓、烔炀、柘皋三大古镇，湖中还有姥山中庙。

最近去中庙边的巢湖大堤下叉河沟中野钓，恰遇同事又带一帮朋友上姥山中庙游玩，并邀一起乘游船登岛。

中庙建于汉代，距今已有2000多年，历尽沧桑，几经修缮，矗立山野，突入湖中，素有“南九华，北中庙”之称。赏景小憩，朋友买来几杯茶饮和几个湖鲜饼，让我们尝尝。不尝不知道，一尝口水直流。茶饮，一股淡淡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喝上一口，口中甜滋滋，回味无穷；再咬上一口湖鲜饼，味道独特。据朋友说，这都是姥山美食。茶饮是用槐花泡制而成；湖鲜饼是用巢湖银鱼、湖虾等原材料制作而成，鲜美可口。

烔炀古镇，因烔、炀两河交口，汇入巢湖，而得其美名。始建于南宋，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。明清时，因水运便利，商贾云集，形成古街。原有南街、北街、东街、桥东小街、南头小街和查家巷、李家巷、刘家巷、金家巷、巴家巷、罗家巷、徐家巷等四街六巷。

走进老街，青石板路早已被车水马龙和风吹雨淋磨砺得光亮光亮的，一看便知这路历尽沧桑、承载过多少光阴；沿街清一色的青砖、青瓦、木槽门古民居，而且绝大多数建筑为二楼阁楼，还有许多老字号的店铺，诸如“祖一元”“亿泰和”“长春园”“清河园”等等。

最引人注目的是老街东闸口墙上镶嵌着一块石碑，石碑已用玻璃框罩着保护起来，只见碑中写着是清朝同治七年八月初一的县衙公告。即“正堂陈示”，碑上刻有关于禁私宰耕牛、禁开场聚赌、禁开设烟馆等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告。

老街东街还有一座李氏当铺，三进五开间，是由李鸿章侄儿李大海在此经营。步入当铺，砖雕、木雕精湛，雕刻的四季花卉、云纹图案、传说故事、戏曲人物等图案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，生动活泼。整个建筑古朴典雅、富丽堂皇，真不愧为“江淮第一当铺”。

在烔炀古镇，还有一座唐嘴水下古城遗址。考古工作者曾在此发现、挖掘出大量珍贵文物。其中有玉斧、石斧、玉印章、银印章、铜印章、铜镜等260多件文物。这一重大发现，兴许验证“涨庐州陷巢州”的传说，并非传说。

烔炀不仅古色古香，而且有“味招云外客，香引洞中仙”的美誉。“四镶一品玉带糕”享誉江淮，制作原料以桃仁、青梅、桂花、金桔、麻油等为主，经过十几道工序加工而成，色香味浓，口感甜美。且还有吹糖人、黑白切、寸金、烘糕、麻饼、墨子酥、菊花糖等点心，颇有名气。还有号称“巢湖八大碗”的槐林余鱼、银鱼蒸蛋、泥鳅挂面、面鱼豆腐、鸡汤米面、红烧狮子头、红烧肉，以及苏湾皮圆、清蒸白鱼、清蒸湖刀、鲶鱼炖豆腐、蟹糊等，都深受青睐。

柘皋的早点，更享有盛名。烧卖柔软可口，狮子头香、脆、酥，合肥常有不少人天没亮就开着车大老远赶来，特意为吃上这里的美味早点。

柘皋古镇，始建于春秋时期，钟灵毓秀，古街、古桥、古井、古民居，遥相呼应，融为一体，仿佛穿越时空。来到明清老街，九街十三巷，石板路，两层木楼，青砖黛瓦，飞檐翘壁，古居紧邻，沿街还挂有一些老字号招牌、匾额，让人顿感古时的繁华与喧闹……

漫步在这现存只有200米、宽4米的北闸老街上，俯瞰明清时典型徽派建筑，赏心悦目，叹为观止。

晨至河边撒下诱鱼饵，去古镇品尝可口早点，逛一逛老街风情，再回到柘皋河畔学回姜太公钓鱼。边钓鱼边听同事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一些关于柘皋的美丽传说。从南宋名将刘锜在此抗金，取得“柘皋大捷”，到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此遇难，被渔翁相救，称帝后派人修建一座“遇难桥”；从“崂山白龙洞”的神话，到西周时群舒建立橐皋……

品美食，欣美景，游古镇，听传说，闲野钓，真惬意，不亦乐乎。

在农场

刘鹏程

那微光倏忽升腾，如挣脱线装的逗点，向银河疾书一封无字的信笺。

“万物皆在低语，”你说，“稻田说丰饶，橙子说等待，帐篷说栖居。”

而雨声潺潺，将这一切谱成一个书生内心的协奏：

孩童的赤脚踩响泥泞，像远古的祭舞；面包屑坠入泥土，化作来年春天的伏笔……

待到云散星现，北斗的勺柄已舀起溪流的清音。

芷兰的幽香正从《楚辞》的缝隙里溢出，浸润酣眠的根系——

这片岸边农园，终以温柔的沉默，偿还了所有仰望的债务。

普天之下，谁的忧乐，像甲子一样轮回……

的舌尖上升起，一些微尘，竟化作了星子之间闪烁的碎钻……

风悄然将天边的云絮，叠成山房里一卷卷摊开的经书，无声地收纳所有迷途的辉光。当月亮从湖塘中悄然升起，每一颗垂在草叶的露珠，都开始虔诚地练习星辰的笔迹。

何必再向虚空追问存在的明证？这片无垠的深蓝，已替万物作出了回答。

当你数到第七次流星划过天际时，我轻轻接住了一粒——那来自银河堤岸悄然逃逸的橙花……

听雨

雨来时，稻田正泛着青灰色的光。

稻穗低垂，像谦逊的哲人，在风中写下连绵的偈子。

远坡的橙园裹着薄雾，果实藏起甜熟的秘密，唯有雨滴叩响叶脉时，才泄露一丝金色的颤音。

帐篷蜷在草甸上，像一枚静默的贝壳，收纳夜色的潮汐。

面包房的麦香，飘成一团暖雾，浮在湿润的空气里。

犬吠偶尔切开雨幕，却又被温柔缝合——仿佛夜色本身，是一匹无限延伸的绸缎。

湖塘蓄满雨水，倒映着沿岸民宿的屋影。

如是山房的书生，静坐观望。对岸有人在玩卡丁车，惊起蛰伏的流萤——

仰望星空

夜色，把未及卸下的湖光推得更远。露营灯亮起的刹那，惊起一只草蜢，它轻轻一跃，便落入岁月幽深的辙痕里。

有顽童在用竹竿拨弄流萤，点点光影，在大地上流转，迷乱了的星空。你抬手指向北斗，指向猎户座。而我看见，银河的潮声，正链接了龙湖的渔歌。

我们，不过是偶然被光年赦免的一粒微尘，此刻，安然落于大地。当柴薪的光芒从篝火跳动

品味

